

給英國首相約翰遜的公開信



英國口口聲聲用以「惠及港人」的「BNO護照」，既不提供英國居留權，也不允許持有者在英國或者歐盟工作，實際上只是一種旅行證件，在功能上也只是英國的「二等公民」，卻被你等英國領導人當成施捨予港人的國民特權。請閣下拋棄白種人的傲慢吧，收起你高高在上對香港自由民主的指責，拿走你用BNO的殘羹冷炙給香港的施捨。你們刻意製造的存在感，營造不了對香港仍有影響力的假象。

盧業傑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約翰遜先生 台鑒：

5月29日，中國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消息一出，閣下就在《南華早報》和《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稱涉港國安立法將「限制香港的自由，大大削弱香港自治，直接抵觸《中英聯合聲明》」，屆時英國將「別無選擇」，容許持有BNO護照的港人，在英國延長簽證至一年，並提供更多移民和工作等權利，方便港人取得英國公民資格。

英國口口聲聲用以「惠及港人」的「BNO護照」，到底是什麼葫蘆，賣的什麼藥？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時任中國副總理鄧小平先生清楚表明中國要將整個香港收回（這一訊息直到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英國報章Sunday Times才爆出）。當時麥理浩回到香港後，立即向英國匯報，並推動英國於1981年通過《新國籍法》。

BNO護照在功能上是英「二等公民」

《新國籍法》推出之前，凡在英屬「香港殖民地」登記入籍，即可擁有「英國及殖民地公民

(CUKC) 身份，享「居英權」。之後，CUKC身份於1983年失效，並轉為英國屬土公民(BDTC)；而沒有「居英權」的英國海外國民(BNO)則取代BDTC。BNO護照持有者可以在英國以訪客身份停留6個月，既不提供英國居留權，也不允許持有者在英國或者歐盟工作，與其說是「護照」，BNO的實際功能只是一種旅行證件。

這BNO護照，在當年是你們用以部署日後談判失敗關上移民大門的工具，在功能上也只是英國的「二等公民」，卻被你等英國領導人當成施捨予港人的國民特權。你們英國人真的想給持有BNO的香港人居英權嗎？你們力圖脫歐的一個重要原因，不是要阻止東歐移民和中東難民入境嗎？怎會輕易讓數以十萬計港人因政治風波而取得「居英權」？

你稱道的「香港的自由」、「香港自治」，我不禁想問，英治下的香港，有民主和自由嗎？

港英政府在香港156年殖民統治期間，其中的144年(1842年至1985年)，立法局議席全由港督委任，毫無民主成分，政治實權由港督掌控；而英資洋行則壟斷行政、立法兩局議席，由1960至1980年代，英資財團的高層佔據近八成非官守議員

席位，其中怡和洋行及滙豐銀行勢力最大！

1981年的《新國籍法》、1984年的《代議政制綠皮書》……你們在1979年香港回歸中國的事實明確後，處心積慮，一方面部署BNO，將香港人排除在英國公民之外；一方面在回歸前十三年才匆匆賦予香港所謂的民主和自由。今天，你卻開始批評英國治下大部分時間裏都沒有的香港自治，又把當年一步一區分、甄選、剝奪英國公民權的BNO護照舊事重提，這是英國紳士專屬的狡猾，還是偽善？

你或許以為大部分香港人仍然會為貴國發出一批名為「海外國民」但又限制只可逗留12個月的護照而趨之若鶩？

請拿走你的BNO殘羹冷炙施捨

筆者在殖民統治年代出生，鴉片戰爭離我其實並不是太遠。孩童時代，即閣下出生那年(1964年)，我住在獅子山下黃大仙的木屋區。家居旁邊有一片農田，農田上公然開設一所鴉片煙館，由老媽兩個當警察的兒子經營，販賣鴉片、白粉。這就是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前的香港低下層的一景，黑白不分。

今天的中國政府不再是滿清殘虐，可以被你們白種人隨意欺負，不再是「東亞病夫」。我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足足走了180年。今年是我第三年參加全國兩會，每年在天安門廣場仰望藍天下的五星紅旗，昂揚飄揚，心情澎湃。李克強總理的工作報告，一章一節，念茲在茲，都是為人民。今天，14億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民族復興，是這14億中國人共同追求的目標。

請閣下拋棄白種人的傲慢吧，收起你高高在上對香港自由民主的指責，拿走你用BNO的殘羹冷炙給香港的施捨。你們的虛偽、假仁假義，只能給個別「戀殖」、不懂歷史的港人以希望。你們看似的對香港的念念不忘，只是不願意接受香港已回歸中國的事實；你們刻意製造的存在感，營造不了對香港仍有影響力的假象。

從兩百年前的鴉片煙，到今天的BNO，請閣下重新掌握歷史的真貌，順候

台北

盧業傑於香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

美國的混亂與悲哀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美國在新冠疫情肆虐數月，全面陷入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之後，在5月末又因手無寸鐵的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殺」引發社會大動亂，從而陷入了雙重危機。全美40多個城市發生抗議騷亂，幾個州被迫宣布緊急狀態，多個城市實施宵禁，美國朝野兩黨爭鬥加劇，府院矛盾更加尖銳，社會民意進一步分化分裂。

美國的街頭抗議示威活動將逐步平息，但種族矛盾將進一步深化，仇恨的烈火將無法撲滅，因為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日益猖獗，當局的種族偏見與縱容態度變得更加頑固和露骨，這是問題的根源。

美依然處於疫情肆虐黑暗之中

可以說，環顧世界，當下最亂的是美國，國民最焦慮不安的也是美國。當很多國家因為積極防疫而逐步遏制疫情，多數國家病例和死亡病例在雙雙下降的情況下，美國依然戴着世界疫情最嚴重的帽子。美國的確診病例已接近200萬，約佔全球病例總數的28%，美國的死亡病例多達10.6萬，也約佔全球死亡病例總數的約28%。如果說很多國家已經看到遏制病毒大流行的希望，則美國依然處於疫情肆虐的黑暗之中。

疫情下的美國經濟社會跌入了苦難的深淵。從經濟萎縮、失業高漲、市場波動、出口下滑和企業倒閉等幾項關鍵數據看，經濟分析專家們普遍認為美國經濟正滑向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的慘境。美國的失業人數已猛增到4,100多萬，失業率高達23%。特朗普政府試圖挽回敗局，甚至不惜以犧牲國民生命健康安全為代價採取經濟救援措施，逼迫美聯儲採取前所未有的市場刺激和貨幣寬鬆政策。美聯儲可以通過電子方式印鈔，但它不能印工作崗位；

它可以購買債券，但不能治癒病毒；它可以繼續試圖刺激市場，但不能消除人們的恐懼。華爾街前高管、美國知名時政評論家諾米·普林近日撰文哀嘆道，當下的美國正處在「極度混亂和危機之中」。

美國正在受苦且變得更糟

美國一直自詡為世界超級大國，客觀講美國也確實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世界上領先的醫療技術水平，但現實是世界上最多國家，包括南亞、非洲地區很多貧困落後國家都比較成功地控制了疫情，而美國居然長期戴着「全球疫情之最」的恥辱帽子。眾多評論指出，美國防疫的失敗在於當局的失責、失措、失當和心術不正。推責甩鍋已經沒人相信，華盛頓當局將不得不為美國防疫的失敗承擔現實與歷史的責任。

美國不斷標榜自己為「人權衛士」，甚至經常對別國的人權說三道四，但弗洛伊德之死和引發的大規模社會抗議動亂表明，美國的人權非常糟糕。非裔國民連基本的生命權都得不到保障，美國還談什麼人權？弗洛伊德在被白人警察按倒在地時苦苦哀叫「我無法呼吸，我無法呼吸」，但白人警察依然用膝蓋將其殘忍跪死。弗洛伊德的最後呼救不是簡單的弗洛伊德與白人警察的生死對話，而是他在對一個國家說話，這個國家常常只是由於你的膚色而會危及你的生命」。

當下的美國在世界上出盡了醜，越來越讓人匪夷所思。不僅僅多美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感到失望悲哀，而且連很多政界人士也實在看不下去了。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2日憤怒地責問道：當下的美國是「我們想成為的美國，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成為的美國，我們內心所知的美國，可以而

且應該成為的美國嗎？」

四年前，唐納德·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競選中殺出的一匹「黑馬」，以「美國優先」「讓美國再偉大」為蠱惑煽動贏得了大選。特朗普執政三年半來，全盤否定前任們的內政外交和經濟社會政策，別出心裁另搞一套。

華盛頓當局在國內搞得雞飛蛋打，導致了空前的府院之爭、黨派之爭、媒體矛盾，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和種族衝突，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貧富懸殊，特朗普總統遭國會眾院彈劾；在國際上大肆推行「美國優先」的極端利己主義，不斷退群毀約，蠻橫霸凌，四面出擊，製造和激化矛盾紛爭。美國把中國當做戰略對手，不斷施壓威逼，但很不得人心，更無法得逞。

美國「再偉大」了嗎？恐怕事實剛好相反！但特朗普並無自知之明，最近他居然把自己比作是當年的美國總統林肯，甚至吹噓自己的民調支持率超過了林肯，此話成為了大笑話，因為別的不說，就民調而言當年林肯時代並不存在。看來特朗普為了贏得連任，什麼大言不慚的話也敢說。

半島電視台6月2日以「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的偉大謊言」為題發表評論指出：3年多來，特朗普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借口，「在醫療、移民、氣候變化、歐洲、耶路撒冷和新冠疫情等問題上，推行各種難以駕馭的政策，以迎合他的選民，安撫他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特權階層」。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他是一位舉足輕重的總統，拯救了美國，恢復了美國作為世界領先大國失去的榮耀。但事實是「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已經變得不再偉大。相反，美國再次充斥着種族主義」。「美國正在受苦，而且還在惡化，變得

美國處理示威手法凸顯雙重標準

郭文緯

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員壓頸致死，事件引發的暴亂席捲23個州的40多個城市。到目前為止，至少5人在騷亂中喪生，超過5,600名示威者被捕。我們可以從此事得出一些結論。

最顯而易見的是，某些美國人在評論香港的動亂和他們的本土騷亂時持雙重標準。其中一個廣為流傳的推文出自馬奧尼牧師(Rev Patrick Mahoney)之手。他早前評論香港暴徒的抗爭活動時說：「香港示威者的勇氣和熱誠令我深受感動，為了捍衛自由而押上一切，美國必須支持他們。」然而，現在評論美國騷亂時，他卻說：「明尼阿波利斯的動亂令我心情非常沉重；即使面對令人髮指的不公義和種族歧視惡行，也不應該以暴力回應。」原來，在一些美國人的心目中，暴力在美國行不通，但在香港卻是接受的！

美政客和公眾人物擅搞雙重標準

華府的政客和公眾人物同樣擅長搞雙重標準。他們不斷讚揚香港的暴徒，稱他們為「自由鬥士」，但對他們的暴力行徑、蓄意毀壞他人財產和藐視法治之罪行視而不見。但美國爆發騷亂後，美國總統特朗普立即把示威者定性為「暴徒」、「極左激進無政府主義團體」和「敗類」，威脅要派兵鎮壓，並稱一旦出現搶掠，就立即開槍。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曾經把香港的街頭暴力形容為「一幅亮麗風

景」。不知道她現在是否在欣賞窗外的華盛頓「亮麗風景」呢！

美國媒體和本土政客的口吻如出一轍，把香港警察施放催淚彈描述為「暴行」，但美國警察採用同樣的手法卻被視為理所當然。香港的黑衣暴徒和支持者襲擊持政見不同的人，大肆縱火和破壞商舖，美國媒體對此視而不見，卻又對本土所發生的暴力行為感到震驚。對傳說中央有可能會派遣武警，甚至解嚴軍隊，來止暴制亂，他們甚為反感，但卻抱怨美國國民警衛隊遲遲不出動平亂。

第二，美國的暴徒不是有組織的，他們自發上街、抗議美國社會不公、種族不平等。但是在香港的示威活動卻明顯是有組織策劃，香港之亂背後必然有一個強有力的主腦。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抗爭人士不限於黑人，許多白人也參與其中。而且，可以看到有大批以英國、歐洲、澳洲和加拿大為主的海外人士聲援美國示威活動。這意味著美國的社會問題已經演變成國際事件，該國存在社會不公及種族歧視已經成為世人共同關心的問題。聯合國安理會應該召開緊急會議，向美國問責！

港可放手實施宵禁應對暴亂

第三是美國採取嚴厲執法手段。當騷亂惡化時，許多州都毫不猶豫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要求國民警衛軍出動協助。美國至少有16個州、25個城市已經宣布宵

禁。美國警察執法毫不克制，可以看到他們射出大量橡膠子彈，還有警車衝入示威人群撞倒人的情況。美國警察粗暴對待記者，有一位CNN的記者無理被捕。另有路透社記者在清楚表明記者身份之後，依然被警方的橡膠子彈擊中，還有防暴警察用盾撞BBC攝影記者。試想想，如果香港的警察也如此對待示威者，西方媒體一定會大呼小叫。

美國當局號稱自己人權至上，可是全世界都目睹了，他們處理騷亂的手法恰恰與之相反，香港從中不無借鏡之處。

首先，日後如果情況需要，香港政府完全可以放手實施宵禁應對暴亂。第二，如有需要，香港可以請內地武警來港協助執法，這會產生很大的阻嚇作用。這一條可以寫入即將立法的港區國安法中。第三，我們的檢控人員以及法官應參考美國的一宗案例：紐約卡茲比山的一對姐妹因為向警車投擲汽油彈而即時被控謀殺罪。然而在香，刑事檢控員處理類似事件要花費好幾個月才能落案起訴，並且罪行也相對輕得多。我們的一些法官甚至將這些投擲汽油彈的暴徒稱為「優秀的年輕人」，並允許他們保釋、無須還押，實在是呵護周至！

美國過去看上去還不錯，可是現在正在分崩離析！

(作者是前廉政公署副廉政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刊登在《中國日報》評論版面，有刪節。)

陳祖恆 河北省政協委員 香港泉州社團聯會會長

訂立港區國安法 保障香港長遠發展



全國人大日前以高票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決定，顯示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意志和決心。縱觀世界，大多數國家皆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如美國早在1785年訂立《煽動叛亂法》，「911」事件之後，美國進一步訂立更嚴苛的法律用來保障國家安全，如2002年通過《國土安全法》，並成立「國土安全部」來執法。

反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容許世界人流、物流及資金自由進出，但對於保障國家安全，卻存在嚴重的漏洞，前所未見的「黑暴」衝擊更凸顯保障堵塞國家安全漏洞的必要和迫切。

中央一直全力支持香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這裏涉及國家的金融安全，對香港以至國家都尤其重要。試問，中央又怎可不出手，主動訂立港區國安法為香港補漏？

自去年下半年暴亂以來，香港國際聲譽受到嚴重影響，來港投資、旅遊的人大大減少。與此同時，香港各項國際評級、指標亦被下調，如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下調特区政府長期信譽評級；全球外派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發布的最新調查顯示，香港於外派僱員宜居城市排行榜中排名下跌等。

由此可見，沒有安定平穩的環境，就不可能有繁榮的經濟發展。筆者從事工業行業多年，近年國家大力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給予本港工商業帶來新的重大發展機遇。在大灣區背景下，香港可以透過工業服務業打通市場、研發、生產、服務等各個環節。然而商機不等人，在香港人忙於政爭內耗之時，大灣區其他城市已抓住機會，奮勇向前。借用一句內地網絡流行語就是：「我們不帶你玩。」目前，香港尚有早年留下的資本可以消耗，再過幾年，恐怕就只能望着大灣區兄弟們遠去的背影而追悔不已。

當「黑暴」、疫情統統消退，加上國家經濟在全球中已率先走出疫情低谷，可走上一條經濟長遠穩定發展的平坦道路。屆時香港社會將重拾信心，商界亦能重新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營商。

洪錦絃 城市智庫召集人

近期社會上出現一些反對港區國安法立法的宣傳，如指港區國安法對香港的經貿和金融業會帶來負面影響，通過港區國安法會引來英美制裁，港區國安法一旦實施會破壞商環境，企業會跑去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等，這些謬論是對港區國安法的污名化、妖魔化，與事實不符，必須澄清駁斥。

香港的確有那麼一部分「唯鬼鬼派」，對着美國人唯唯諾諾，連頭都不敢抬。他們認為美國一切就是香的。美國發生警察殺害非裔美國人，他們自己是在香港不敢指責美國半句話，自覺地堵住了自己的嘴。在香港討論修訂《逃犯條例》時，他們三番五次跑去美國跪見官員請求美國制裁香港。主動賣港的是他們，現在又假惺惺「擔心」美國制裁香港。明明是害人的鬼，卻想扮成救人的神。凡說「美國會制裁香港」，其實就是「搵鬼」打救。始終都是鬼，鬼最害怕遇到神，港區國安法如同門神鎮守門戶，令戶內鬼不敢作亂，門外鬼不敢入侵。

社會穩定是投資營商的一個重要考量。凡世界經濟發展的國家或地區都有「國安法」，「國安法」正是從法律層面，確保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讓正當的投資和營商可以正常進行。若是有人營商是以顛覆國家、損害國家安全為目的，當然他們會害怕「國安法」，害怕見不得光的勾當終有一天被發現，擔心他們被繩之以法。劉兆佳教授表示，英美等國家有着完備的國家安全法律，執行方面堪稱嚴苛，但是相關法律卻促進了金融中心的發展。港區國安法對香港金融體系根本沒有任何影響，穩定的社會秩序有助營商，亦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反而對金融中心發展起到「定心丸」的作用。

傳統基金會3月17日公布2020年《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失落了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美譽，排名跌至全球第二位。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名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國家安全法既完善又嚴苛。對於那些說港區國安法會令投資者及企業搬離香港，東南亞、新加坡獲益最大，那豈不是在說，國家安全法對吸引投資的好處嗎？更何況新加坡在2019年5月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與網絡操縱法》，進一步規管互聯網的信息。那是否香港也應學習新加坡呢？

惡意攻擊港區國安法的謬論是完全經不起論證的。唱衰港區國安法立法的人心裏有鬼，所以聞聲見影已心懼。